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盡強圉協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録唐歷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天授元年武后更國號曰周今復舊 郊廟社稷陵寢

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幟昌志翻復以神都爲東都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復以都復扶又翻又如字北都爲并州天授元年以并州爲北都并卑經翻老君爲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命改曰老君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正諫大夫皇帝武后革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五千一百五十里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舊志高州至京師五千一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五百里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楊再思爲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尚辰羊翻守手又翻太后之遷上陽宮也見上卷是年正月大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彦範張柬

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父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此姚元之所以爲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魚容翻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王于況翻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高宗贈武后父士彠太原郡王朝直遥翻彠鑒不遠須防

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
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重直
龍翻樂音洛上之遷房陵也遷房陵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垂拱元年安樂公
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
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使疏吏翻
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生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
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復扶又翻又如字當惟卿所欲不
相禁制及冊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
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卦
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
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

是以貞吉也朝直遥翻上時掌翻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書牧誓之辭辰作晨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翻伏見陛
下每臨朝朝直遥翻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幔莫半翻預聞政
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
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
宮治陰教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治直之翻勿出外朝干國政朝直遥翻先是
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
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

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元悉薦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又數同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夔林侯千里褊躁無才躁則到翻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柩音舊）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爲于僞翻見賢遍翻）

洋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產祿謂武三思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武強縣漢河間之武隧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遥翻）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殺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狄梁公傳曰表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机上之物豈有

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麻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爲柬之固爭而彦範不從新唐書彦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彦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數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爲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彦範也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儀死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 没入掖庭辯慧善屬文屬之欲翻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婕妤音接予 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考異曰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以傷速今微加刪改上居旁爲之黠讋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爲于僞翻復扶又翻下上數同 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張知亮翻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復扶

又翻上數徵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清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白龍魚服見困豫且且千余翻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散悉亶翻重直龍翻下同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惡烏路翻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爲之也重潤死見上卷長安元年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七百二十五里均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

士冬

一十七里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定王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爲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相息亮翻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爲刑部尚書罷知政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爲衛王北海王重茂爲溫王仍以重俊爲洛州牧重直龍翻三月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蔭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韋武之意也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

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

己丑以表恕已爲中書令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五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梟蟒氏見二百卷高宗永徽六年梟工堯翻葉靜能葉舊音攝後音木葉之葉吳志孫皓傳有都尉葉雄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妖於喬翻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祕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

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引論語孔子之言上時掌翻疏所去翻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魏元忠貶見上卷長安三年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韋安石爲吏部尚書李懷遠爲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璟俱永翻崔玄暐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祝欽

明爲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 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 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周立七廟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崇尊廟見天授二年 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五運謂五德之運帥讀曰率 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常職翻伺相吏翻 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 先是毀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先悉薦愔曰始見大王而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恣之愔見三思哭甚哀大

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悎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張桓彥範崔玄暐表恕已也）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去羌呂翻朝露易晞）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悎所以爲大王寒心也（爲于僞翻下因爲同）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讓公）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表恕已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爲博陵王

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櫛頮形容顦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所以疎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爲首賜鐵券以崔玄暐爲首封王及謫爲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爲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爲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暐爲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時唯比二人爲相神

龍元年正月表怨已自司刑少卿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爲夏官尚書乙暐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爲納言三月怨已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爲中書令敬暉爲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録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爲首暉與彥範同爲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爲首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乙暐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乙暐爲首彥範與暉同爲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爲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朝直遥翻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乙韋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西南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復扶又翻下温復翻不附武氏者斥之爲

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潤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易州刺史趙履温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温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温以二婢遺彥範遺于季翻及彥範罷政事履温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黄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屬之欲翻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庑就第何得尚干朝政朝直遥翻獨不見產禄

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弃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髮去胡頭豈不妙哉先悉薦翻去羌呂翻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由衷言出於誠心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矍然不悅矍九遇翻矍然驚視貌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上時掌翻爲于僞翻所以感動帝心令其念武后也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

唐制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樂音洛厭於協翻　甲辰以唐休璟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璟俱永翻豆盧欽望爲右僕射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摠管以備突厥驍堅堯翻說讀曰悅厥九勿翻　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先悉薦翻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朝直遥翻午後決省事省事尚書省事也至是欽望專爲僕射

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
相矣復扶又翻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
義宗故太子弘謚孝敬皇帝帝兄也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
西京留守如故守式又翻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
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
俸唐制特進正二品郡王從一品從品高給一品月俸千食料千合百雜用千百貞州制史從三品俸奉一百雜用九百河
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
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衛府有倉兵騎曹四
曹參軍騎曹參軍掌外內

雜畜簿帳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
之以勑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州騎奇寄翻上
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
之政者朝直遥翻宜杜絶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
攘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爲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
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晴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
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
禄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
也疏奏不省投渠綺翻朝直遥翻省悉景翻壬戌追立妃趙氏爲
恭皇后趙妃死見二百一卷高宗上元二年考異曰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録孝敬皇
帝妃裴氏爲哀皇后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

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
急刺史河東張知謇靈昌崔敬嗣河東舊蒲坂也帶蒲阪爲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分酸棗縣置河東郡隋廢郡改靈昌縣因河津以爲名唐屬滑州謇九輦翻獨待
遇以禮供給豐贍贍而艷翻上德之擢知謇自貝州刺史
爲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
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唐置朝散大夫爲正四品散官煬帝改從五品下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
皆如太原王故事武士彠封太原王　癸巳太子賓客同中
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爲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
爲中書令故也從才用翻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

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處昌呂翻　冬
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守式又翻　癸亥上幸龍門乙
丑獵於新安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
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時掌翻　壬午上與后
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相息亮翻　己丑上御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城門門內即洛城殿觀發寒胡戲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武后末年始以季冬爲之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謀時寒若
清源縣屬并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爲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上時

掌翻疏所去翻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裸郎果翻索山客翻疏奏不納　壬寅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去帝號呂羌翻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以諫死柳奭以王后親屬死其親屬皆流竄幽廢不得良死褚遂良韓瑗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也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見賢遍翻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門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又東曰同明殿太

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宜以扉關鐵鎖其縫縫扶用翻今啓其門必須鑱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　閏月丙午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自長寧以下皆
皇女也樂音洛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表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一百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實録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暐等出爲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歷有此三人蓋玄暐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爲司馬時乃刺朗亳鄧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歷統紀以爲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賜閿鄉僧萬回號法雲公萬回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回回生而愚八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絶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引農去安西萬里以其萬里而回因號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騎奇寄翻酋長上慈由翻下知兩翻　二月乙未以

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叙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唐會要曰永徽五年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外官自此始也　葉靜能加金紫光禄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使疏吏翻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員外郎馬懷素毀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慎侍御史滎陽李傑皆預焉魏州晉愍帝諱鄴改鄴爲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爲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斥丘肥鄉置臨漳縣屬

魏郡周隋唐屬相州滏陽漢武安縣地後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滏音釜 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石罷爲户部尚書户部尚書蘇瓌爲侍中西京留守守手又翻瓌頠之父也頠它鼎翻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引農宋之問及弟兖州司倉之遜引農弘農縣治引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厨倉庫市肆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禄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川郡隋平陳置撫州曇徒含翻悛丑緣翻上書告同

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承壽春周憬等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憬俱永翻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宫壺壺苦本翻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撾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撾則瓜翻折而設翻呼火故翻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考異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爲宋謙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掖宫内敕宰相問對諸宰相假寐無所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三思宋之遜子曇知

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冊祖雍李恪於路白之雍恪以
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
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
對問諸相畏三思但俛俛佯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
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
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
送繫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
三思反狀紹之命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
謂紹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伏當訴爾於天曹乃
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遜詣附張易之兄
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
慨之士也念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
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遺姪曇上書告之以
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録
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
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悛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
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歷統紀亦與實録略同而
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僞應之祖雍之遜亦預
其謀既而背之李悛之問之問鍔也命以告三思因

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
匿於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
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爲鴻臚
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
擅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爲此
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忿疾三思或
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
因教曇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
因廢皇后謀反
耳今從僉載　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
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
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梟堅堯翻剄古頂翻
之問之遜曇恢祖雍並除涼官涼官謂在涼職官也亦謂之京司官加
朝散大夫朝直進翻散悉亶翻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
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

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表恕己爲郢州刺史（郢州漢竟陵郡西魏置溫州後周置郢州復扶又翻亳州）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爲黨與坐貶　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官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漢帶端州相息亮翻）不復彊諫（復扶又翻）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秦悉貢表楚客晉陳留人）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引書咸有一德之文）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循默而已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

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長知兩翻）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婕妤賀遥翻）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能鄭普思之類）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夏四月改贈后父韋玄貞爲酆王后四弟皆贈郡王（四弟洵浩洞洮也）已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　處

十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厲昌呂翻
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璟俱永翻上益
怒不及整巾屨履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
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旁側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
徙所徙翻履不躡跟也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趨與趣同尺玉翻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
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
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少詩沼翻左御史大夫蘇瑰瑰式亮翻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
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

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異曰考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厤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月也今約其書附於此月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朝直遥翻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一二十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折之舌翻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

武三思惡宋璟惡烏路翻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舊志

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
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五月庚申葬則天
大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
暉亳州刺史韋彥範桓彥範時賜姓韋因而稱之愔於今翻亳旁各翻　襄州
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
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
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瀧所
江翻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
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　考異曰唐歷統紀皆於王
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柬之等與
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暐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
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愔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録　並員外
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初韋玄貞流

欽州而卒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德五年
后光宅元年卒子恤翻纂酋竄承基兄弟
逼取其女酋慈由翻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
洵洁洞泚洵音荀泚且禮翻　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追斬之以其首
二萬討之將即亮翻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
祭崔氏墓殺掠其部衆殆盡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
軍唐武散官無鎮國大將軍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　充五府大使五府虞柱邕容瓊五
都督府也　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
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
後后父韋玄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竄氏大
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
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竄氏走
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之用

爲并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
黨與誅今從實録參取諸書　秋七月戊申立衛
王重俊爲太子重直龍翻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
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爲太子不終
翻珽琦之弟也姚琦相武后張本珽待鼎琦殊玉翻　丙寅以李嶠爲中書
令　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
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守式又翻　武三思陰
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行下孟翻請加廢黜上大
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竟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
彥範張柬之表怨已崔玄暐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
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安樂張秀本

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
得使之譖五王樂音洛　命法司結竟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或曰竟其命也愔於今翻　大理丞
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直朝
遥翻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
更加推鞫處昌呂翻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
流暉於瓊州本紀考異曰實録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舊傳作崖州今從統紀新
傳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武德四年平蕭銑分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
州瀧所江翻瀼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在鬱林
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爲州名怨已於瓊州貞觀十二年李弘節
瓊王國爲名　文暐於古州亦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環州取
蜀嶺南道　節開夷獠置子弟年十六

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
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閩喜令三思又諷
太子上表請吏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
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
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
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
使嶺外比至東之女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詭輸芮
吏翻惡烏路翻比毗至毗翻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
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爲鬱林太守降烏滸人十餘萬
開置七縣即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比邕
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
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槎鉏加翻肉

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罔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
用逼之使飲野葛汁本草鉤吻一名野葛陶弘景曰
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録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言其入口鉤人喉吻斃事而言
爲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
葉飲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
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滿地
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掊音升掊薄矣
翻爪甲殆盡仍捶殺之捶止蘂翻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
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儋都甘翻三思既殺五王
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
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
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

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臚陵如翻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大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

初李嶠爲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爲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相息亮翻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從才用翻德之子也竇德多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更工衡翻多誚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碾魚蹇翻磴五對翻激水爲之不勞人功而自運雍州司户李元紘判歸僧寺唐制司户曹司户參軍事掌户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孝悌多蠲符古玄翻逋音晡負音附蠲古玄翻悌大計帳悉以委之元紘勾檢簿書不過數日而畢勾古侯翻檢居奄翻過古禾翻數所角翻畢必至翻餘司莫敢欺隱時人稱其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李道廣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古銜翻女尚書右丞蘇環收繫窮治之普思妻劾奏之上不聽劾戶槅翻繫戶計翻又户得翻普思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環收繫窮治之普思妻

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璽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璽廷爭之守式又翻璽古回翻治直之翻爭讀曰諍上抑璽而佑普思待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璽上曰何故對曰璽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璽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甘翻儋都南翻餘黨皆伏誅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璽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置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璽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璽州是年為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鎮隋立璽州以大山環曲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　璽武軍大摠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吒加翻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寧鎮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　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騎奇寄翻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勝音升　會罷而卒卒子恤翻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娑素何翻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使疏吏翻解戶買翻姓也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

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遂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 高宗顯慶元年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置嗢鹿州都督府嗢烏没翻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朝直遥翻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考異曰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而立己爲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爲皇太女駙馬復若爲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爲天子況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爲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舊

景龍元年 是年九月方改元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

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俌方矩翻以爲郤穀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左傳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帥所類翻 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 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左傳曰中權後勁注曰中軍制謀 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鳴沙之敗亦指言沙吒忠義驍堅堯翻將即亮翻 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乘繩證翻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易以豉翻當理內以

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帝既復辟改武氏崇尊廟爲崇恩廟太后崩廢崇恩廟昊陵順陵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 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已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厤正月庚子朔無已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 因名豐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去年追封后父韋玄貞爲酆王 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爲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爲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爲龍興 唐會要神龍元年勑天下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觀古玩翻 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示襲武氏後不改其政也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 改制字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 皆則天所造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 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跣奏手制褒美 史言中宗無是非之心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熟入貢 吐從暾入聲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雍於用翻妻七細翻 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爲朔方道大摠管以

備突厥　上以歲旱穀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姓譜迦葉天竺姓迦居伽翻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三思特使志忠傳會以獻諛耳　至帝座太微宮中有太帝之座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上以爲然所罔見賢遍翻　敕稱處訥忠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姚薳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晉昌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河西張氏置晉昌郡隋隋置瓜州改冥安爲常樂縣武德四年復改常樂爲晉昌縣薳音髓使疏吏翻監古銜翻斬獲二千餘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重俊後後宮所生史失其姓氏惡烏路翻　特進

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婕妤音接予樂音洛　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沙吒忠義等禕吁韋翻沙吒姓也翻　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騎奇寄翻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婕妤索山客翻下同考異曰舊紀作庚子今從實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曰舊紀作庚子今從實

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
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令從舊后妃傳
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倢伃名也次索皇后次
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倢伃登玄武門
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
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環李嶠與兵部尚書
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
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
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龔上問之宮闈令石城
楊思勗在上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侍省
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城縣屬蠀羅州漢合浦縣地劉昫曰宋將檀道濟於綾羅江口築
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縣歐陽脩曰以石城水

爲名請擊之多祚增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摠管
將即亮翻下同思勗挺刃斬之挺拔也多祚軍奪氣上摟檻俯
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
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
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
明門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曰左延明門右曰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
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
纔數人走音奏鄠音戶屬之欲翻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
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柩音舊梟
堅堯翻朝直遥翻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官

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更工衡翻蝯芳福翻近其斬翻唯永和縣丞
竇嘉昜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永和漢狐讁縣地後周置
臨河縣及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隰州讁之涉翻興平新書作平興漢高要縣地宋置平興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興縣屬端州岐州有興平縣屬京兆府咸陽縣北十七里平興漢興平縣也平興縣內也永和外縣嘉昜若自外縣丞一得幾縣丞則非貶矣此必貶嶺外之典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守手又翻更工衡翻斷丁亂翻復扶又翻以楊思昜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唐內常侍正五品下漢丗之中常侍也六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侍之職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詔令摠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

府五局之官屬爻內常侍爲之貳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爲求泰事出特恩永泰主死見上卷元年帝復辟以主禮改葬特恩號墓爲陵亦非禮也駁比角翻今魯王主壻不可爲比上手救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究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施以豉翻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爲陳州刺史舊志陳州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東都七百一十七里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宋州襄陽縣帶襄州聞安樂公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

譏切王氏梅福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三年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逃去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文武門樓爲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帥讀曰率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珦密爲之申理珦許亮翻治直之翻重爲偽翻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諸相王樂音洛尚辰羊翻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曆元年嗣祥吏翻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紀年梁惠王爲大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 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上時掌翻疏所去翻綫私箭翻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事見上神龍元年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

任以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夫音扶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徵違遠竄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見十四卷漢文帝七年青蠅之詩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尺良可畏也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讒也實録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疏云陛下登極于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今年而疏因載疏耳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好呼到翻難乃旦翻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

唐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脅以自隨太子死并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散悉亶翻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考異曰實録元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仍朝朔望朝直遥翻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于惟謙罷爲國子祭酒　庚子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劾户槩翻又户得翻）以爲矣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復扶又翻下一復同）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忤五故翻）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渠縣地後魏置流江縣及流江郡梁置渠州後周又爲北宕渠郡隋復置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數所角翻）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兆勳兆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慰蠻獠置務川縣屬巴東郡唐置思州監古衙翻下同）彈徒丹翻重直龍翻焉於虔翻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令力丁翻）

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音浮卒子恤翻 銀青光禄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聖善寺蓋爲武后資福母氏聖善之義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爲武后追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濮長泰泰死乃立爲寺 長樂坡作大像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滻城樂音洛 府庫爲之虛耗爲于僞翻 上及韋

后皆重之勢傾内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賞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枚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監古銜翻樂音洛 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剌史及御史大夫雍於用翻 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意以爲宦官而然須與鬚同 以楊再思爲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並爲侍中 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爲行者擇貞外官代之三年面折二年瓌請察正貞官毀貞亞獻於時更爲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 壬戌改

左右羽林千騎爲萬騎寄翻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
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揔管以擊突厥左屯衛之下逸
大比必字比至虜已退比必利翻追擊大破之 習藝館內教蘇
安恒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官人有文學者一人
爲學士教習宮人武后改爲習藝館又改爲翰
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戶部登翻 矜高好奇好呼到翻
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
敗或告之戊寅伏誅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帝以江淮之人採
道遣使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 中書舍人房子李乂
捕魚鼈爲傷生分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唐屬趙州 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改民曰人上時之法

掌翻疏所去翻 采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豉翻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少詩沼翻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蠭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古有金刀錢布故曰錢網罟年滋施式豉翻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五月九日校改三字增十三字刪三字
再校改二字增二字

之法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五 起著雍涒灘盡上章閹茂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

桃李子　桃李子見一百八十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迦居伽翻　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　破陣樂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　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　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拽堂堂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娀媚娘　永徽後民歌娀媚娘曲蓋隋時已有此曲矣娀音武　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順天皇后未受命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英王遂傳會以爲受命之符　順天皇后未受命下歌桑條韋　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志忠遂傳會以爲后妃之德專蠶桑供宗廟事上桑韋歌十二篇　蓋天意以爲順天皇后宜爲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　上時掌翻下同　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　鄭愔又引而申之　愔於今翻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　顯慶二年帝封周王時唐同泰獻洛水圖　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　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　王于況翻　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爲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食讀曰飤祥吏翻　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

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
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摠
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中受降城在黃河北
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
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祁曰中城南直
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
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渡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
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
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
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降戶江翻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祠在拂雲堆因以爲名厥九勿翻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騎奇寄翻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璟俱永翻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戍邊歲滿當歸者留以助城築之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注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
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真水爲邏衛遊弈使領遊兵以
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
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眞
水杜佑曰遊弈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
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
行人取善騎射人使疏吏翻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
寇掠復扶又翻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
備守之具壅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之壅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
卦墻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問之仁
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
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悉之心也悉女六翻其

後常元楷爲朔方軍摠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
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
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
等爲之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曰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
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
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
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
象十二時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
屬和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和戶卧翻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北齊河清新令
有昭容八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官倢伃爲昭容優
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

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人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讜音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摠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喪息浪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 平等之心軌過於此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安樂長盛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摠司記司言司薄司閤四司之官賀婁氏後爲臨淄王所誅樂音洛婕妤好音接予 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燕之北郊民而壻謂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臧獲奴婢也方言曰陽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時有負外置之官有負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 西京東都

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選須絹翻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歎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朝直遥翻歎昌翻橫下孟翻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長寧公主上女也下嫁楊慎交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蓋併主田言之今從舊傳累石象華山華户化翻引水象天津天津河精上爲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氣也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好呼到翻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恭仁楊師道之兄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貟不必備士有完行行下孟翻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東帛不充於錫錫賜也予也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闒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賈音古俠渠綺翻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

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本本固邦寧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理體猶言治體也避高宗諱以治爲理）養人不足經邦則殽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殽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見賢遍翻）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用漢劉陶語意）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操千高翻）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省悉景翻）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一無所顧（朝直遥翻）冬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前後執破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武氏之盛載德封潁川郡王）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

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衆見上卷神龍二年父時故將關啜忠節不服將即亮翻啜陟劣翻關啜忠節突厥傳作阿史那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之關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啜其一曰胡祿屠關啜或者忠節官爲關啜歟今從突厥傳今按西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關部落之名啜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關啜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綴其名者約文也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摠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數所角翻朝直遥翻下同使疏吏翻下間使同說輸芮翻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禄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訥内骨翻吐從嘱入聲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獻阿史那元慶之子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獻許延翻瓘古玩翻拔蒲八翻杜環經行記拔汗那國在怛羅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里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歷城人歷城縣漢晉屬濟南郡後魏以來帶齊州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將即亮翻間古覓翻元振聞其謀上疏

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爲于闐翻下能爲同比者息兵請和謂入貢而金城公主下嫁也比毗至翻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嫡庶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昵尼質翻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旦翻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鄉導畜許救翻鄉讀曰嚮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

握豈得復事唐也復扶又翻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即謂萬歲通天元年事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踈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厭於鹽翻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偏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爲可汗見二百三卷冊斛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俀子見二百五

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冊懷道爲可汗見二百七卷僕羅俊子蓋皆吐蕃所立俊吐猥翻皆不能致

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復扶又翻種章勇翻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踈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誘音酉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抜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抜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抜汗那不勝侵擾勝音升南引吐蕃奉俊子還侵四鎮時抜汗那四旁無彊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俊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伺相吏翻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揣初委翻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處昌呂翻以將軍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入寇騎奇翻元振在疎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

於僻城縛於驛柱丹而殺之丹古冗翻史臺記云嘉賓爲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甘凉時郭元振都督凉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婆葛金兩石請紹封可汗楚客憾之既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拔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凶匿不發喪至是爲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爲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爲僞敕具以聞令從舊傳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郎將即亮翻使疏吏翻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見賢遍翻下辭見同仗入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西上閤門入立於兩儀殿前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引道之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凡百官自中朝出爲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覲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自爲班立謂之辭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橫班辭見者各從兼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官者同在品下上憂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帝蓋自房陵還始以公主適崇訓延秀數得侍宴數所角翻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見上卷元年遂以延秀尚焉已卯成禮假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之官掌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假之也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相息亮翻庚辰赦

天下（考異曰實録新舊紀皆云巳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稽音啓）癸未牛師奬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奬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時在龜茲）斷四鎮路（斷音短）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朝直遥翻）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著以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遣于季翻）稱我與唐初無惡但嫌關啜宗尚書受關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奬各稱其官也）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史獻即阿史那獻約言之）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處昌呂翻間古覓翻復扶又翻考異曰元載子宗實録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寧逗留不敢歸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新傳）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麪葛邏禄莫賀達干都摩支爲十四姓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萬機

叢委不可偏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
衷比毗至翻斷丁亂翻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
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有故生疑滯
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書門
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閤內
毆也守歲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
酣適也隋煬帝淫佚每除夜毆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
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脩詩隋宮守夜沈香
火謂此也帝之爲亡隋之續耳　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
卿久無伉儷酣戶甘翻伉苦浪翻儷力計翻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爲
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爲于僞翻唯于癸翻俄而內侍引燭
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
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
若有殊勳懇績則有拜大將軍者仍兼內侍之官上時掌翻
釵唐制命婦嫁及受冊從蠶朝會外命婦常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
次於衣及裳重爲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
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人衣於既翻今與
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首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却扇
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却扇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去羌呂翻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

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爹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爹時人謂之國爹阿烏葛翻爹正奢翻見賢遍翻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皆帝所建為武后追福拔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壹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表從之收繫獄治之樂音洛治直之翻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二月己丑上幸女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以麻絚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考異曰唐紀云觀宮女大酺今從實録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褻息列翻樂音洛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謂受

闕啜忠節賂以致娑葛畔換也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鄧國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天鑒上頷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即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讎娑葛頻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關若許娑葛擅除之恐非威彊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毀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

率鎮兵數百人夫破之奪其所侵忠節及于閭部衆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梯左屯衛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略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令以悌同郭虔瓘比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娑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葛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爲兩時太平尤與宗不善故調琬以彈之外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録記故事大臣被彈被皮義翻俯僂趨出俛首爲俯僂僂力主翻立於朝堂待罪朝直遥翻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壬寅以韋巨源爲左僕射楊再思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之起

伎藝以爲樂數所角翻伎渠綺翻樂音洛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如意初里歌曰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以爲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今所謂天竺神呪也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上時掌翻惲於粉翻解户買翻曉也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鹿鳴宴羣臣嘉賓懷然出惲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明日上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内宴酒酣侍臣取好樂無荒之義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時内宴酒酣侍臣率起爲迴波舞故使爲迴波辭衆皆爲諂語或自求榮禄諫議大夫李景伯

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左傳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謹譯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下三品考異曰新表云嗣立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中書侍郎崔湜趙彦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爲相湜常職翻相息亮翻彦昭張掖人也張掖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觻得縣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觻得縣應劭曰觻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觻得爲永平後魏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爲酒泉大業初改爲張掖縣其地自西魏以來爲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爲名觻音祿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之起

史及貪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爲比者造寺極多比毗至翻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爲教要在降伏身心降戶江翻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爲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户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調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少詩沼翻下同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

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轢郎狄翻裹頭謂行素裹裹頭謂古卧翻）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勝音升藏徂浪翻）於事為愈（謂猶勝於封家自徵也）又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選須絹翻下選法同）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之起

兩臺謂左右御史臺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案下書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知傳寫通鑑者誤以侍郎為尚書也）温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梁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韋氏衰德廟衛兵多於太廟（立衰德廟見上卷元年）上疏請量裁減不聽（量音良）紹臨之孫也（唐臨歷事高祖太宗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選法之壞至於我宋極矣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之者又不特一人也豈止逆用三年闕哉選法大壞浸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浸不之知長名放之高宗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凡選人之集于吏部者得者留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其人訴曰公所親受某賂索何不與官浸怒曰所親爲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浸大慙侍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靳居炘翻恒户登翻監古銜翻彈徒丹翻御史裴灌按之灌士罪翻安樂公主諷灌寬其獄灌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浸貶江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爲申理復扶又翻爲于僞翻明日以浸爲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二千一百八十三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愔爲江州司馬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

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騎奇寄翻娑素何翻使疏吏翻降户江翻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爲侍中蕭至忠爲中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詖彼義翻詖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

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
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大常博
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爲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
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
郊周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
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
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
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云褘衣揄狄
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公則
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
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
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爲大祀遂以周禮
大祭祀傳會其說以諂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裸也
獻也瑤爵也乃祭時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后裸獻
以瑤爵亦背鄭義自爲之說也裸古玩翻駮北角翻

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鹽官漢海鹽地舊有鹽官
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
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爲
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
樂公主爲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爲
終獻欽緒膠水人也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
元年改長廣爲廣郡後魏爲光州治所隋仁壽
膠水縣屬萊州已巳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
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
者勞從才用翻暫與暫同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
不敢言之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九月戊辰以蘇瓌

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壞古回翻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黨毀 更工衡翻 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内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 比毗至翻 間古覓翻 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 惡烏路翻 恩赦之所不原 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皆改官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 平章軍國重事蓋自

豆盧欽望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咄當没翻 大臣尚贊吐等來逆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吐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侍中蓋贊咄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考異曰實録乙亥吐蕃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 使疏吏翻下同 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 唐制食實封者得真户户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一開元定制以三丁爲限租賦全入封家 應出封户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剥過苦應充封户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 唐六典滑州貢方紋綾 人多趨射而亦翻 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户散配

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
弗聽　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
歸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元年重直龍翻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
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弃赤子重福自謂也
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爲于僞翻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栖遑者離索憂迫之意表
奏不報　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爲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
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璟俱永翻考異曰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甲午上幸驪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別業爲莊

以嗣立與周高士韋夐同族賜爵逍遥公韋夐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夐休正翻嗣立皇后之疎屬也由是顧賞尤
重乙巳還宮　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
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
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
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復扶又翻樂音洛覡上刑狄翻說輸芮翻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旦初諡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追尊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雲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彦昭彦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 驍堅堯翻 已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 庚戌上御黎園毬場 程大昌曰黎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黎園分朋拔河則黎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亦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黎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爲黎園弟子即是黎園者按樂之地而頲教者名爲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黎園之內也 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壹臣源唐休璟衰老隨俎踣地 俎古登翻踣蒲北翻 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 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北流而入于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以芳林園爲稱 上摘櫻桃 櫻桃按爾雅名楔荊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拇指圓而色朱味甜每一朶率一二十顆核如豆大以鶯所含亦名含桃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悉移居遂湮洞爲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

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爲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既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當有雲龍之謂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滻水北流至長樂坡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爲龍池者實引滻之力也至六典所紀則全沒導滻之實乃言初時井溢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

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

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比毗至翻

乙未上幸隆慶池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爲其月十二日按長麻是月丁丑朔乙未是二十日今從實録本紀

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厭於葉翻時人以爲歹宗受命之祥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岌魚及翻上時掌翻

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

司兵參軍優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鑰軍防烽候傳驛畋獵燕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騎奇寄翻撲弼角翻

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折而設翻呼火故翻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怏於兩翻

懼爲韋后猒逆張本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大夫

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爲風此則

衛尉卿即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考異曰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廂高嵩分領之璿似宣翻將即亮翻令韋捷韋灌押當又令韋錡押羽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録兵五萬人韋灌作韋巖令從之 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從才用翻下同 中書舍人韋元徽巡六街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獷非違徼吉弔翻 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等將即亮翻重直龍翻下同 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式又翻 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倩之

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引記曲禮之言相息亮翻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朝直遥翻帥讀曰率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西內正殿曰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於用翻王守禮爲豳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温摠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

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義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南北衛軍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臺閣要司臺閣尚書諸司也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讖楚讖翻考異曰舊傳安樂府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録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悛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録云楚客神龍初爲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

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引記曲禮之戀言相息亮翻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朝直遥翻帥讀曰率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毀西内正殿毀曰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爲豳王雍於用翻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温摠知内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

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内道岑義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温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南北衛軍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臺閣要司臺閣尚書諸司也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讖楚讖翻考異曰舊傳安樂府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録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悚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録云楚客神龍初爲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

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毕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臣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户及番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驍壁堯翻著則具也略翻鞬則前翻馬被也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使疏吏翻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

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暕古限翻死揔監灊人鍾紹京鍾紹京西京兹揔監也唐京都兹各有揔監一人從五品下掌宮兹內館園池之事凡禽魚果木皆揔而司之灊縣漢屬豫章郡吳晉屬廬陵郡宋以下爲南康郡治所唐帶虔州贛師古古暗翻劉昫古灊翻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朝直遥翻利仁府折衝麻嗣宗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逸者百二十利仁府必屬雍州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先悉爲翻數所角翻榜音彭捶止蘂翻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

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累力瑞翻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史言隆基有大略所以能平內難敗補遏翻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唐禁苑在皇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霸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皆隸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廨古隘翻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紹京趨出拜謁者示尊奉隆基也隆基執手與坐示不敢當且以結其心也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向二鼓天星散落絪雲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按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著累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禁苑南門直宮城之北武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白獸門即白獸闥即杜甫北征詩所謂寂寞白獸闥者是也與玄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即亮翻下同約會於陵煙

閣前即大譟譙蘇到翻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与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師揔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此南牙諸衛兵也聞譟聲皆被甲應之被皮義翻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大極殿西時韋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即賀婁尚宮為之也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為左拾遺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昱說昭容母鄭氏曰說輸芮翻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

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發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為于偽翻少帝在太極殿少詩照翻劉幽求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北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比必利翻見賢遍翻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

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衣於既翻）衰倉回翻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拔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去羌呂翻）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唐六典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遠門）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擷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為于偽翻擷益涉翻）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

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沈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崇古國名）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鳳高祖之子）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射寅謝翻難乃旦翻）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唐京城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時諸韋門宗彊盛侵杜曲而居之梟堅堯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襁褓兒無免者（襁居兩翻褓音保）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甦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

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廐平王固以平州爲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駒駼閑五曰左右駃騠閑六曰左右天苑閑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翔鱗鳳苑鵷鶵吉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廐押左右廂仗左右廂即前所謂左萬騎右萬騎也薛崇暕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旦翻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撫慰諸王重福使疏吏翻璽斯氏翻重直龍翻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舊志二千一百五十里罷諸公主府官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衛大將軍光祿少卿嗣

華戶化翻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難乃旦翻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撫慰諸王重福使疏吏翻璽斯氏翻重直龍翻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舊志二千一百五十里罷諸公主府官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

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道王元慶高相之子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騎射趫巨嬌翻善走也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從才用翻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爲王毛仲致禍張本麗力知翻汴王邕貶沁州刺史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鴆翻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京師東一千二百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嗣聖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黃命以王爲皇嗣屬之欲翻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代事即世事避太宗諱云爾雖有天下猶讓於人謂既讓武后又讓中宗也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見賢遍翻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毀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

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難乃旦翻任音壬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下遐嫁翻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京城西內正門曰承天門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鍾紹京少爲司農録事唐九寺皆有録事官九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既典朝政朝直遥翻下同縱情賞罰衆皆惡之惡烏路翻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上時掌翻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

聖朝具瞻之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上以爲然丙午改除户部尚書尋出爲蜀州刺史舊志蜀州去京師三千三百三十二里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長知兩翻先悉薦翻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乃旦翻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考異曰劉子夕先撰太上皇實録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録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録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

從太上皇錄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復扶又翻 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賢廢見卷高宗永隆元年雍於用翻下同 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楊以爲變也 以太常少卿薛稷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稷也後封荊山公主 故爲相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爲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彦昭爲中書侍郎華州刺

史崔湜爲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立衡陽王成義爲申王巴陵王隆範爲岐王彭城王隆業爲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沈持田林翻 武后以爲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誅張易之見二百七卷中宗神龍元年 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冦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朝直遥翻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

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勝音升趨七喻翻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屬之欲翻居處奉養擬於宮掖處昌呂翻追贈郎岌琰欽融諫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韋月將死見上卷中宗神龍二年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太子重俊死見上卷中宗景龍元年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多祚與重俊同死見景龍元年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求徵之風復扶又翻又如字壬戌崔湜罷爲尚書左丞張錫爲絳州刺史蕭至忠爲晉州刺史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韋嗣立爲許州刺史趙彥昭爲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爲左衛大將軍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鄉附武三思非忠臣竇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曰立大功謂誅韋氏之謀日用發之　稷外託國姻謂稷子伯陽尚主　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雲　乃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　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朝直遥翻愔於今翻　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長知兩翻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守武又翻陝式冉翻　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爲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九百里

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中元
克復 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爲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 尊上爲皇季叔
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
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
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
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 供居用翻 張知亮翻 洛陽
縣官微聞其謀

五月十九日校改四字增五字刪二字
再校改二字增二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閼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徙異第按問 此承上卷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重
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
日知獨帥衆討之 重直龍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留臺侍御史

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從才用翻）即洛城左右屯營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東都皇城也）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趣七喻翻）而亦翻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還從宣翻掖音亦）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北來第一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考異曰睿宗實録舊本紀皆云癸巳重福反今從太上皇實録）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

李福

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愔於今翻著陟略翻）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被皮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史言猶能臨死不變）鄭畏之（畏之間冒利不顧而畏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嶺南之靜州貞觀中已改爲冨州此靜州蜀劒南儀鳳元年以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嚴善思免死而流此凤侥倖今從亂又得以偷生

暴橫騎奇寄翻橫户孟翻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户奴爲萬騎（户奴爲萬騎起於永昌之後蓋必）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更工衡翻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璟居影翻上時掌翻朝直遥翻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三年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蘇安恒諫議大夫蘇安恒死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恒户登翻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爲朔方道大摠管少始照翻 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唐曲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爲禮儀使掌山陵祔廟等事使疏吏翻、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元年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爲大聖天后 丁酉以

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使疏吏翻考異曰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爲河西節度使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會要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始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實録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閤則在鎮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者爲副大使節度副使至後落副大使者祇言節度使唐開成二年七月勑頃因本朝親王遥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今天下矣伯並正節旄其未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

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閒弱者立之以
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少詩照翻易以豉翻數所角翻
已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
爲纖介必聞於上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伺相吏翻太子左右亦往往
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爲誅太平公主及其支黨張本
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

宗雨泣雨泣者淚下如雨也謂供奉官曰中書門下兩省官謂之供奉官幾不
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幾居希翻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遐嫁翻過位必趨漢
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
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
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
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
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

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忽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
逼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及其孫爲天子
始得改葬猶謚曰庾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況重俊可謚之
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
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爲善病其爲惡者也癉丁但翻
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
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
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爲于僞翻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　己酉葬孝
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冨平縣西北十五里　廟號中宗朝議以

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
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乃以韋
衣招魂唐制皇后之服三褕翟衣鞠衣禫衣禫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爲之畫
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
膝隨裳色以緅領爲緣用翟爲章三等青衣革帶大
帶隨衣色裨約組佩綬如天子青韍舄加金舄　覆以夷衾覆斂又翻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蘇瓌罷爲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
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伷讀曰胄復扶又翻至徙
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
死伷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詗休正翻　伷先先

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伷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伷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掌判詹事府事）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二年）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頲他鼎翻）上使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道士所居曰觀）諫議大夫竇原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徂卧翻）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絶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

弟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城翻）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皆中宗女）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觀古玩翻爲于僞翻）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朝直遥翻屏卑郢翻）上覽而善之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屬之欲翻朝直遥翻下同）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勞力到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

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霄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漢以來屬漁陽郡隋屬涿郡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屬北平郡唐帶平州霄而立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唐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勑五曰勑旨六曰論事勑書七曰敕牒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所謂三銓也　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

綱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選須綃翻治直吏翻從愿承慶之族子盧承慶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四年　象先元方之子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天后證聖元年

侍御史棄城倪若水棄城縣前漢屬眞定國後漢以來屬鉅鹿郡唐屬恒州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謂郊祀請以韋后亞獻也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舊志饒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括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

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有營田使使疏支度者支度自爲一司其兼支度使吏翻度徒洛翻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降戶江翻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句斷不從知古發劒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以猛

姚雋路絶連年不通酋慈由翻雋音鐫　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絶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即漢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史爲楊矩後悔懼自殺張本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默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　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曰悅　以溫王重茂爲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將即亮翻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

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一妃死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立廟京師號儀坤廟會要（儀坤廟在親仁里）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睃邀韋安石至其第（睃子峻翻）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瞿俱遇翻瞿然驚視之貌）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門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宰相書即此）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子長知兩翻）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韋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衛率）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處昌呂翻）

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見賢遍翻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爲于季翻下爲陛同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間古苴翻願陛下使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說與悅同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豳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處昌

呂翻分扶問翻毀中侍御史崔湜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爲于爲翻今衆口沸騰偏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爲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量音良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宋璟畢構出後見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太平公之璟離間姑兄姑謂太平公主兄謂宋王豳王閒古莧翻貶元之爲申州刺史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

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　丙戌宋王薨王亦寢剌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爲户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爲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爲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紊音問復扶又翻又如字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爲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中宗諡孝和皇帝率所律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叙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誑居況翻臣恐積小成大爲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柳亨事隋爲王屋長歸高祖以女孫

竇氏妻之歷事太宗位至檢校岐州刺史　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厥九勿翻啜叱劣翻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爲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爲中書令　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澹徒覽翻乘繩證翻曩爲皇嗣又爲皇太弟皆辭不處爲皇嗣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辭太弟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嗣祥吏翻處昌呂翻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

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爲昊陵順陵量置官屬（廢武氏二陵見上卷元年量音良）太平公主爲武攸暨請之也（爲于僞翻下各爲同）　辛酉更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眞公主各爲之造觀（金仙玉眞二觀皆造於京城內輔興坊玉眞觀本寶誕舊宅與金仙觀相對更工衡翻）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乂諫不聽悉散

壹翻騎奇寄翻）壬戌毀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毀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爲岐州刺史（珣奏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爲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西明寺僧慧範以其通宮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爲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嘗遣九道巡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分爲十道按察使以廉按州郡二周年一替使疏吏翻）　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爲東西道又分隴右爲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絳遂荊岐通梁襄楊安

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武德元年改蜀郡爲益州縣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縣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唐武德初復曰綿州大業初廢州爲金山郡元十三年更閩州又武德二年置閩州於閩縣開爲福州鄽音廛各紀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肅都督府雍華同商岐豳爲京畿洛汝爲都畿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俌音甫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宄音軌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文追復其昭容之職而加之以謚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敕天下時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復扶又翻又如字

已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爲朔方大摠管琬考按三城戍兵三城三受降城也解户買翻奏減十萬人庚午以中書令韋安石爲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去羌呂翻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朝直遥翻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爲皇后阿爺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爺正爺翻今爲公主邑司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考異曰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爲侍中太上皇實錄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爲侍中知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已卯懷貞爲侍中新紀新表乙

玄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
睿脩二觀之故時人語曰賣懷貞前爲國爹今爲公
主邑丞非眞知邑司也今從舊紀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
安石郭元振賣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
闕水旱爲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
佐非才安石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書說可左
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
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
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
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

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以爲相相息亮翻湜
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
主乃爲之并言於上爲于僞翻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
請乃從之得幸於太子時人謗之曰託庸才於主第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爲自古失道
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
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
正用太史公撥亂世返之正語意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
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觀古玩翻下同尼女夷翻
天地垂祐風雨時若若順也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

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賑津忍翻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指言金仙玉真二觀爲于僞翻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

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去羌呂翻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兇羣兇謂韋温宗楚客等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誅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追廢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故稱之悖蒲内翻又蒲没翻宗晉卿爲之造第趙履温爲之葺園爲于僞翻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爲戮没今之造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

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
不敢言則刑戮隨之矣羣月將燕飲融之徒先朝
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
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朝直遥翻下同）惟陛下察之上雖不
能從而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
于突厥（臚陵如翻使疏吏翻）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
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
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襲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
（襲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襲頭起於後周便武
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襴
袖標襲說輸芮翻襲防玉翻衣於既翻）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

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户部侍
郎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十
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臨海記天台山超然
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
仞時屬台州唐興縣界我朝唐興縣爲天台縣其山
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在今縣西二十餘里）　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
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
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
也（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下風而問道）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

左承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雍岐酆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毛公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即終南也關中記曰終南在長安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此謚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 是年八月方改元先天 春正月 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 辛巳睿宗祀南郊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 歐陽脩曰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

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禘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也時皆以曾言爲然曾言忠之子也 言忠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 戊子幸滻東 水經注霸水北歷藍田川又左合滻水滻水逕長樂坡西是後韋堅引滻水之東耕爲廣運潭在京師苑城之東此地又在滻水之東耕藉田 藉在亦翻 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 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户部尚書岑義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 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

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摠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雁門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

辛酉廢右御史臺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分左右神龍元年爲左右

御史大夫朔方大摠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雁門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爲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錄

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分扶問翻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引左傳衛太叔儀之言云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然

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按武后聖曆元年薛訥爲安東道經略使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楗有隙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燕因肩翻楗將鄰翻又即刃翻楗進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佺此緣翻三月丁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徒訥爲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獠魯皓翻戊寅上祭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暨卒子恤翻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冤有保護之功節愍之難冊祖雍誣帝及太平與太子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

護得免癸丑以義爲侍中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突酋李大酺戰于冷陘貞觀中突酋可度者內附賜姓李後遂以李爲姓酋慈由翻酺音蒲陘音刑考異曰上皇錄云甲子今從睿宗録録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爲三軍以襲突契丹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契欺訖翻又音喫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營州陷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爲于僞翻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突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將即亮翻懦奴亂翻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爲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爲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官帶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官某位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復扶又翻又如字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爲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

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相息亮翻懷貞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雍錄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唐會要景雲二元年勅捨潛龍舊宅爲寺便以本封安國爲名敕聽解重事復扶又翻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中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爲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彗祥歲翻又音歲又音遂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

萬美

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見賢遍翻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樞前然後即位邪樞音舊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上時掌翻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舜既禪禹南巡狩而崩於蒼梧引此爲據也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

兼省之省悉景翻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爲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爲太平公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二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制敕日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遥翻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薄於鄭州北置渤海軍莫州景雲二年分置鄭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莫字恒定州境置恒陽軍杜佑曰恒陽軍在恒州城東恒户登翻嬀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嬀居爲翻蔚紆勿翻　丙午立

半生

妃王氏爲皇后以后父仁皎爲太僕卿仁皎下卦人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爲郯王　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　初河内人王琚謁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故都也自漢以下爲縣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官者曰殿下在簾内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用范雎故智爲此言以激發太子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豉翻太平公主武后之

兼省之 省悉景翻 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爲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爲太平公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二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遥翻直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於鄭州北置渤海軍莫滕州景雲二年分置鄭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莫字 恒定州境置恒陽軍杜佑曰恒陽軍在恒州城東恒户登翻 嫣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嫣居爲翻蔚紆勿翻 丙午立

妃王氏爲皇后以后父仁皎爲太僕卿仁皎下卹人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爲郯王嗣謙爲鄄王 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 初河内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諸暨越王允常故都也自漢以下爲縣屬會稽過謝太子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官者曰殿下在簾内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用范雎故智爲此言以激發太子 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豉翻太平公主武后之

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
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
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
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
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供居用翻養羊尚翻爲天下者豈顧小
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
談嘲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舊書載琚之言曰飛丹煉砂談諧嘲詠可與優人比肩太子
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弾劾官寮糾舉職事日與遊
處處昌翻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魏太子舍人也晉惠帝
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至咸寧三年齊王攸爲太傅遂加名爲中舍人

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侍從左右贊相威儀盡規獻納及即位以爲中書侍
郎考異曰鄭繁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兎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槐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霑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
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軽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

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暐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夂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梁置成州隋改封州唐翻爲于僞翻

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暐于峯州光賓于繡州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譔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遺于季翻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封州屬廣州都督府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晙子峻翻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客翻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累力瑞翻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爲陝王陝失冉翻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申皇錄作甲午今從夂宗實錄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官至納言王后無子

母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驪力知翻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使疏吏翻　種章勇翻　邪音耶　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爲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求徵中以拔野焉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爲沙陀府都督歐陽脩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都督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子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

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卷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夫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今從之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朱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詰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　燕因肩翻薊音計將即亮翻　甲午以

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爲中軍大總管朔方大摠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止棠翻下同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忘巫放翻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客翻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昌真也翻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弃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詰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騎奇寄翻以

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復扶又翻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請夜開門燃千百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元年受內禪不及賜天下之酺乃追爲之酺音蒲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帝之後心蓋已發露於此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風俗通大姓大祚榮爲靺鞨帝師按

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祚榮勇韜音盖東夷之有大姓尚矣種章末曷鞨音靺北羽聚衆東走阻險自固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比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護真河北三百里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衆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蕭曰率祚榮驍勇善戰驍堅堯翮下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升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絶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魚及翮祚榮遣子入侍至

光文

是以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爲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靺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專號渤海庚申敕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鴿衣唐制皇后親蠶服鞠衣黃羅爲之考異曰夕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歷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夕宗實錄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

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下同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忤五故翻夫羌吕翻下除去同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先悉薦翻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閑月謂農功畢入之後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録據考異曰辰爲辛丑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出其門考異曰唐歷曰宰相有七四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忠岑義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爲宰相或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歷不數象先耳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雍於用翻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

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
範等謀廢立晙子峻翻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實
毒進於上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幹葉
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爲
衛其苗爲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
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莖成
熟而落返從幹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
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
理本草圖經曰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有尖
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
却透虛入莖中潛生土內晉德良之孫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
弟武德初封新興王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數所
翻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意欲上斷割遺于季翻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因舊史成文失於改定耳斷丁亂翻并

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
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
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志悔之
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
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
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
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
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
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夕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夕宗錄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時上

於武德毆受羣臣朝故欲突入爲變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西內以太極毆爲正牙自北門言之曰南牙上及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武將軍以領萬騎位從三品毆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乘繩證翻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掌判省事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驁之曾孫姜驁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令問靖弟客師之孫李客師亦有戰功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古西甌駱越地漢屬合浦郡界江左置定州郡隋廢郡爲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爲名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毆入虔化門西內太極毆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門內則武德毆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客省在焉中書省在太極門之右膺福猷皆中書省官也執至忠義於朝堂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內分左右考異曰攷實錄乙丑按僉載七月三日誅常元楷今從睿宗上皇實錄朝直遙翻皆斬之唐麻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夕宗至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今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實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即斬於闕下還至承天門執岑羲蕭至忠斬於朝堂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以太平公主事爲至忠事今從夕宗實錄朝野僉載

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没夕宗實録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詰誅竇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縊於計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詰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詰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詰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考異曰舊本紀云七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日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曆亦無乙丑下詰唯夕宗實録云丙寅今從諸書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六典曰

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之右曰百福門其內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皇實録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録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諸子皆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數所角翻賜姓李官爵如故崇簡即崇暕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郡太守義陽侯厲温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賓州舊志

寶州至京師水陸六千一百二里 藏用流瀧州瀧閭江翻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吾死湜生不亦宼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荆州舊志荆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 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宋王成器長也知兩翻少詩照翻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去羌呂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言上平内難有大功於天下國家無罪不可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治直之翻爲于僞翻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惡烏路翻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已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内侍省事監古銜翻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省内侍四人以久次一人知省事從四品上 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嬖必計翻衣於既翻下同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力士馮翊也聖

厥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闍児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高姓既壯爲宮闈丞帝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衣去聲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耦等六人宣撫十道　乙亥以左丞張說爲中書令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劒南按察使使疏吏翻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妻七細翻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寅

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息亮翻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唐六典曰漢率更令掌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比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漏刻鍾鼓更人工衡翻令嶠隨暢之官　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春廢右御史臺唐京城兩赤縣爲京縣畿內諸縣爲畿縣復扶又翻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吏翻京畿縣令唐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下見賢遍翻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冬十月辛卯引見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亘古翻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十二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衞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弃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懾之涉翻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講武分左右軍訥左軍節度朔方道大摠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解戶買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此即新豐界之渭川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彦昭彈之彈徒丹翻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摠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首式又翻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使疏吏翻既至上方獵引見遍翻賢見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世傳升平源以爲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彦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濵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爲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其有兒母者其

父即教坊長入内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
達公然之輒効燕公說使入曰陛下久卜河東
揔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耶如愜
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即其人
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
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馬首上曰卿
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
射獵爲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
將相無爲自弃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
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
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
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
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
顧訝焉至頓上命宰臣坐公詭奏臣適奉作弼之詔上
悉數之朕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可行臣不可否公
而不謝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不敢奉詔上曰
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
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褒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
太后臨朝以來唉吾之任或出於閫人之口臣請中

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又曰武氏諸親猥
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
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
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
幸之徒冒犯憲網皆以寵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
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
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
毀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覩之心即不安而
況敢爲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
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
曰自燕薊得韋月將獻直言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
行法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免臣忌諱可乎上曰朕非
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京畿西尉寶鬮梁產祿幾
亦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
甚爲臣請陛下書之于史事良久曰此事可致仁政
眞可爲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
册永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
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

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
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爲治
治直之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荅如響同僚唯諾而已
唯于癸翻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
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即前所獻十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異曰考
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爲何官若郎中
員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

必故仍用舊文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
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揔萬機宰臣奏事當
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朝直遥翻省悉景翻上曰朕任元之
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
朕邪會力士宣事柰省中唐内臣宣旨於宰相爲元之
道上語爲于僞翻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
拾遺曲江張九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
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
諂躁進純厚遠于願翻躁則到翻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鄉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

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溺奴狄翻又曰自君矣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搖步從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祥異醫藥卜筮陳設喪葬良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欒布哭彭越及為相擢為尚書郎巳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上時掌翻中

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遠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見賢遍翻使疏吏翻縱子容翻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僉載曰琚以諂諛自進未周年為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詣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墳隴無人守之琚慙懼表請侍母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行天兵以北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兵軍於并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

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隋以京守
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爲之或不出閤以長史知府事
至是改爲府升長史爲尹從三品專摠府事魏晉以
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爲司馬煬帝改爲贊理
又爲丞武德改爲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爲司馬至
是改爲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東內有左右側門左右側門之外即金吾左右仗
詣岐王申款誠也 宅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
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

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
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
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
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
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
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
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
史臺宣前所拔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
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
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爲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爲太子少保甲
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五月十九日校改三字增十字乙二字
再校改二字增二字刪二字

小磐